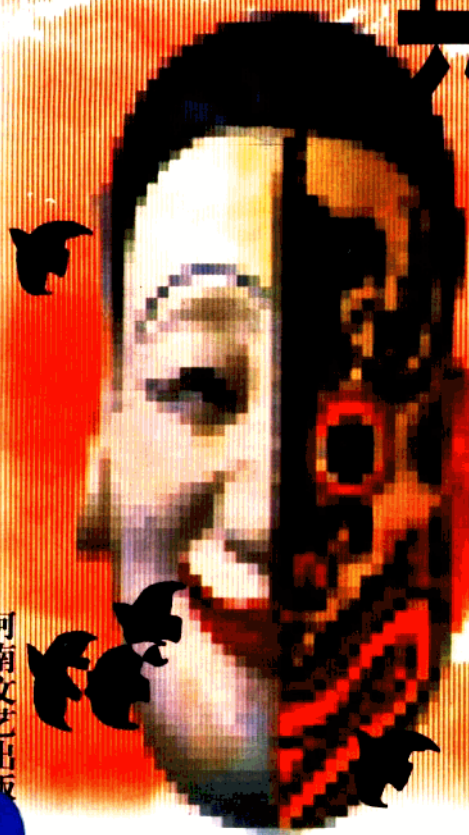


面

具

刘剑 /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

## 目 录

## 一 中篇精选

- 劳改场里的婚礼 ..... ( 1 )
- 血井 ..... (40)

## 二 短篇嚼味

- 讨款 ..... (71)
- 排座位 ..... (74)
- 花圈店 ..... (77)
- 光毛鸡 ..... (81)
- 白杨树的遭遇 ..... (84)
- 墙 ..... (86)
- 葡萄熟了的时候 ..... (88)
- 小竹棒 ..... (90)
- 关二爷 ..... (93)
- 刘二爷 ..... (95)
- 爹的十二封信 ..... (97)
- 高老头 ..... (100)
- 老部长 ..... (102)
- 二红砖 ..... (104)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刀子嘴·····   | (107) |
| 疯嫂·····    | (109) |
| 瞎娃·····    | (111) |
| 刘军的故事····· | (114) |
| 张生·····    | (116) |
| 空缺之间·····  | (118) |
| 手提箱·····   | (120) |
| 黑葫芦·····   | (122) |
| 开锅·····    | (124) |
| 面具·····    | (126) |
| 王三玩鹌鹑····· | (129) |
| 竞争·····    | (132) |
| 猜谜·····    | (134) |
| 夕阳情·····   | (137) |
| 生日·····    | (140) |
| 爱的辉煌·····  | (142) |
| 电视风波·····  | (144) |
| 征婚·····    | (147) |
| 响响和影影····· | (149) |
| 买衣·····    | (151) |
| 送衣·····    | (154) |
| 圣衣·····    | (156) |
| 买鞋·····    | (159) |
| 护线·····    | (163) |
| 梦鬼·····    | (165) |
| 恶梦·····    | (167) |

### 三 纪实人生

- 闹“鬼”..... (169)
- 张大仙现形记..... (173)
- 一朵兰花露端倪..... (183)
- 二红女魂丧始末..... (189)
- 罪恶连环计..... (202)
- 谁之过..... (210)
- “神秘”的女人..... (221)
- 女教师猝死之谜..... (230)
- 四十八年拥军曲..... (238)

### 四 传 奇

- 三审焚草案..... (248)

## 劳改场里的婚礼

### —

黄泛区腹地红花桥往南三里，坐落着贺家庄。庄南是一处大洼，十几里不见人家。洼叫天平洼，像个盛菜的盘子，四周高，底平。一场暴雨过后，四周的水奔腾着向盘子里灌，刹间，洼底积满了水。水越积越多，向四周漫延，白花花的像个大湖，洼里庄稼也泡了汤。水落后，整个大地成了野草的世界。据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，一支队伍路过此地，水刚落下，道路泥泞，人马一陷多深，官兵们就是拔此野草垫路过去的。贺家庄的大部分土地分布在洼里。可想这个村子的自然条件是多么的差哟！

三中全会的劲风吹遍了全国各地，也吹醒了贺家庄的人们。村里有的做小生意手头有些积蓄的人家，开始在洼里筑堤养鱼，有的开挖了蓄水池，把旱田改成了水田，眼看着一部分人红火起来。

村里贺长道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，眼红得也想把洼里四亩地改造一下，但他只是想，他的四亩洼地仍是靠天收的老样子躺在那里。

贺长道这几年太不走运了。女儿病了一年刚死不久，欠了一身债；去年夏天下大雨，他家西屋倒塌，砸断了二儿子贺安的两条腿，整日躺在床上，还供养着大儿子贺金平在小寨镇上初中。别提

雇人修水塘改造洼田，让他拿出买斤油的钱都困难呀！

贺长道每日愁眉不展，刚五十出头的他，已变成白发老头。一条条皱纹交织在消瘦的脸上，骨架子已塌落，后背鼓起了个疙瘩，五尺的身子佝偻得头距地不足两尺。贺长道惟一的希望是他的大儿子贺金平就要初中毕业了，使他感到自豪的是他家人老几辈也出了个有文化的人。况且，金平长得人样出众，虽说刚满 17 岁，身子骨已长成，近一米八〇的身条匀称健壮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充满着聪明灵气。要是给他换上现代时装，在舞台上走几步，你就会一眼看定他是个模特的培养苗子。贺长道再苦再累，只要想到有出息的儿子，什么苦都能往肚子里吞，什么样的打击都能挺得住。

这不，启明鸡刚叫几声，东方还没透亮，贺长道背个箩头，老伴拎个竹篮子，就摇晃在贺家庄通往天平洼的小路上。他俩是到天平洼的南岸万家坟扫盐土的。万家坟离贺家庄八里，那里地势高，有一片盐碱地，每年春夏天旱时，地皮上就冒出像蚂蚁拱出来的松土，太阳一晒，松土上白的一层，就是盐土。扫了土，背回家，把土与盐分离开，把盐拿到集上换成钱，贺长道一家就靠这维持着生活。这种土工活对于贺长道老两口来说，实在太难了。他俩摇晃着身子走到万家坟时，日头已升老高了。老伴扫，贺长道佝偻着腰把老伴扫的盐土一小堆一小堆合在一起。扫得够背了，就往箩头篮子里装。这盐土很重，贺长道能背起一平箩头，他老伴一小篮挎在胳膊上就歪起身子。两个老人一个背着，一个挎着，艰难地往家走。走一会儿，喘一会儿，停一会儿，一路上也不知道停了多少次，等把盐土背到家，太阳已过头顶了。贺长道老两口就这样拼死拼活地背着土。背了数天，把他家那个半截缸盛满了，压实了，就开始淋盐水。淋盐水这道工序看着活不重，但很费心。贺长道昼夜守在跟前，他怕顽皮孩子往缸里插小棍，怕飞来的蝼蛄在泥土里钻

窟窿，泥土里一有窟窿，上面的水就会顺着窟窿夹着泥沙流向缸底，一缸盐土就废了。贺长道每缸只能淋出三盆盐水，正好把他家那口铁锅添满。盐水下了锅开始生火熬，直到把一锅盐水熬完为止。水蒸发跑了，锅里剩下的结晶体就是盐。这种盐粒小，里面含有少量碱，带有苦头，有钱户是不吃这种盐的。庄东头富户白先海就说过：这种盐扔了他也不拾。要是碰上西村马庄打烧饼的马金斗，他能掏三角一斤多买些。贺长道老两口从背盐土到做盐，折腾半个月，换回来不到5块钱。这5块钱贺长道舍不得买油，他除了买一点几角钱一斤的碎烟叶外，剩下的全积存着给大儿子金平交学费。他说过：只要他还有一口气，就要供儿子到初中毕业。

真难呀！贺长道就这样每天支撑着这个家，等待着大儿子金平毕业回来。

## 二

这天早晨，贺家庄沸腾起来了。

村民们刚刚吃过早饭，女人们开始收拾锅碗瓢勺，男人们正要出门下地干活。这时，村里白先海骑车赶集回来，带回两张比巴掌大些的纸，纸上写得清清楚楚：贺金平和白晓兰考上县重点高中了。贺金平的考分是全县第一名，白晓兰是第五名。下地干活的男人听说后都聚集在村头大柳树下，惊异地围着白先海听稀奇；女人们听说后跑出院子，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，叽叽喳喳地像村里出了什么红白大事：“哎呀，贺家庄飞起两只金喜鹊，这太阳咋从西边出来了？”

是的，这个穷惯了的村子，多年来人们的精力、体力都花在如何填满肚皮上，谁还有心思让自己的子女饿着肚子上学哩？近几

年上学的虽说多起来,但大多是女的上到小学,男的撑到初中就半途而废了,连写封家信都写不顺当。去年冬季征兵时,县人武部的征兵人员看上了村里两个人高马大的小伙子,结果文化一摸底,一个考8分,一个考12分。有人说,贺家庄里人笨,祖先是一个笨猴,生来就是种地的料。村里绰号“老油头”的老光棍有几句顺口溜:

娃子上学白用功,早上自习端个煤油灯。

爹娘每日吵不休,望儿成龙心也正。

可怜贺家人种笨,别想县城上高中。

今天,“老油头”瞪眼了,他的话不灵了,村里一下考上两个县高中,还有个女的。“乖乖,这世道变了,贺家庄的人也变了。”“老油头”不得不改嘴,重说:

娃子上学会用功,电灯代替了煤油灯。

爹娘拼命把儿供,供儿跳出大洼坑。

贺家庄里人不笨,不愁出两个大学生。

“老油头”数罢“哈哈”地笑了,老柳树下的人们也跟着都笑了。白先海笑着白他一眼:“这货天天油头滑嘴乱扯白,大学生不大学生你知道?!”“老油头”忽地拍了一下胸口,两眼瞪着,唾沫星子喷着说:“我知道!是县城我姐对我说的。去年学校考上大学四十人,金平现在是全县第一名,晓兰是第五名,到高考时,就是他俩退到第20名,也稳保能考上大学!”白先海又白“老油头”一眼:“你别乱扯白了,我早听贺长道说金平考上考不上高中都不再上学了。

就他家那个穷样能供起吗？”白先海说着蹬上自行车，笑眯眯地向大伙摆着手：“等着今晚上看电影吧，《英雄儿女》，我给女儿贺喜哩！”一群光屁股孩子听说有电影高兴得围着老柳树跑着喊着，一个个把小胳膊摇得像货郎鼓。大人们拍打着屁股上的土站了起来，一个个好像悟出了一个理儿：贺家庄的人并不笨，笨就笨在一个“穷”字上。“老油头”愣愣地钉在那里，两眼鼓着白先海骑自行车的自在样：“妈的，我乱扯白，你不乱扯白？！”

### 三

白先海的家境与贺长道相比，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差别太大了。

白先海住在贺家庄村东，白姓就他一家。白先海他爹是个补锅配钥匙的手艺人，年轻时担着挑子走南闯北，临解放时他来到贺家庄，不知是谁说合，与本村一个寡妇结了婚，后来生下白先海。白先海也是精能人，从他爹手里接下了“铁饭碗”。除了那两年各家各户都把锅献出来大炼了钢铁，他没活干，受了几年饥荒外，他家的温饱一直没问题。尤其是近几年，他每日骑着自行车赶东集串西乡，生意越做越得意。他除了补锅配钥匙外，还学会了白铁工，一块碎铁片到了他手里，就成了宝贝。近日，他又在小集镇租了一间房子，挂起了“家庭炊具制造修理部”的牌子，门外前墙上写了片广告，包揽活的种类比个体户门诊包揽的治疗项目还多。他家在庄北还有一亩多保收旱田，每年麦一茬秋一茬足够他家三口人吃的。去年春上，新盖的三间堂屋和两间西屋，墙是浑砖一块，顶是红瓦水泥勾缝，可以说已率先富起来了。

白先海就一个宝贝闺女，视为掌上明珠。女儿白晓兰虽然不

过十七岁，但已长得出人头地：匀称的身段，一米七零个外；瓜子脸型，白里透红的面颊；弯弯的柳叶眉下长了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；加之入时随潮的衣着，在贺家庄四周算是数得上的漂亮姑娘。

白晓兰考上了县重点高中，白先海乐得在村里放了半夜电影，又买了一万头的火鞭，把整个村子震动了。但贺长道一家四口窝在两间草房里没出来，震耳的爆竹声震得贺长道两个眼珠子都要滚出来。断了腿躺在床上的贺安，听到电影里“轰轰隆隆”的炮声、枪声，在床上急得打滚儿，贺长道生气地在小儿子脸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。贺安没哭，12岁的贺安也懂事了，他知道他爹供不起哥哥上学心里烦，泪珠刚流出来就用粗布单子蒙住了头。金平娘只是转过脸看了看小儿子，仍在煤油灯下做她的针线活儿。贺金平闷不住了，放开嗓门问爹：“爹，原与你不是说好的吗，不是考上考不上都回家吗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，谁让你考个全县第一名，不上亏呀！”

“爹，我考得好，说明初中三年没白跑，没忘记你供我上学受的苦。爹，你想想，我要考个全县倒数第一，您又会说我什么呢？”

“别讲了，都怨爹没本事，对不起你，你要是生在好人家，学也能上了，将来啥都有了，可偏偏生在我这个穷家里！”贺长道哭了，用手打着头哭。

“爹，你别难过，我回来会把这个穷家治好的……”这时，门外有人敲门喊贺长道，贺长道一听音是西村马庄卖烧饼的马金斗，就慢腾腾地走出屋门开了院门，马金斗像有什么大事一样把他拉到院外，嘴里小声说着：“有个事找老哥商量。”稍停，马金斗说：

“长道哥，咱儿子考全县第一就算了？”

“不是算了，咱供不起呀！县城这60多里，上学得搭大伙，其他费用也多，不同在乡里上初中，三顿饭都能回家凑合。”贺长道说

罢头佝着不想再和马金斗唠叨。

马金斗脸上堆起笑说：“长道哥，你看这行不，咱两家定亲吧，定了亲我供养金平上高中。我那闺女翠花你也不是没见过，能对住你那小子！”

贺长道没想到马金斗会找他说这种事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马金斗的女儿翠花他见过，不断赶集从贺家庄过。这闺女虽然没文化，脸长得黑点儿。但身板很墩实，手头巧，嘴也会说，人家家里吃不愁穿不愁的，就这一个闺女，没想到马金斗会看上金平。马金斗有马金斗的想法：他认为金平只要上了学，将来考上个大学是板上钉钉，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，他闺女能找个国家干部还找啥哩！现在花几个钱值得，以后还会倒过来。否则，他闺女就要和庄稼人过一辈子，受苦受累不说，他马金斗一辈子也别想沾女儿的光。马金斗看问题真是看得远虑得深呀！

好半天，贺长道才半信半疑地问马金斗：

“你说话当真？”

“你看你老哥，咱兄弟两个还说外话，不知你家金平同意不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，我当这个家。他不同意就在家劳动，还能找个啥人家？”

“你老哥说得对。我看是不是这样：咱先把丑话说在前头，咱东西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现在孩子不同从前了，有的刚当上兵，上了大学就把脸撕了，咱定个婚约，今后谁也不准反悔！”

贺长道乐了：“定个约好，明早我到你家找你。”

贺长道没费多少口舌就做通了儿子的工作，全家人一下乐了，乐得贺安差点从床上站起来。村里人听说此事都说贺长道交了好运，“老油头”又数起了顺口溜：

白先海你先别能，是黑是白你能定？

谁说金平不上学？你才是扯白瞎胡诌……

#### 四

白晓兰这些天像断了魂，她自己也弄不清得了什么病，饭也不想吃，觉也睡不着，人一下瘦了许多，这可急坏了她爹和她娘。白先海问女儿哪儿不舒服？白晓兰一会说头疼，一会说心口疼。白先海请来了“中西医结合”也没治好她的病。直到开学的前几天，她的病才稍有好转。

白晓兰并没有什么病，她的病是贺金平与马翠花定亲那天得的。她也弄不清她对贺金平是爱还是友情，在她心里贺金平就是她的亲哥哥，贺金平也把白晓兰当作亲妹妹。每次老师留作业，他只要看到晓兰皱起眉头用嘴咬笔帽，就走过去，耐心地启发开导她。白晓兰的成绩开始在班里处于中游，后来突飞猛进到前几名，多亏了金平的耐心帮助。放学回家，学校离村十几里路，都是金平用她的自行车带着她，一路上或互相提问课本的公式、定律，或背诵诗歌、古文。要是有熟人问晓兰，经常骑车带你那个男孩是谁？晓兰毫不犹豫地回答：是俺干爹的孩子，俺哥哥。白先海的妻子一连生了三个孩子都没养成人，晓兰生下后，一个算命的瞎子对他说：孩子想成人还得找个独门独户的人家冲冲喜。村里贺家独户姓也少，白先海就把晓兰认给了贺长道。加上这一层关系，晓兰每日都往贺家跑几趟。后来人长大了，白先海不想让女儿没早没晚地往贺家跑，但晓兰每次都说找金平问一道数学题，不去你给我讲讲，白先海瞪眼了，也不好再说什么。在白晓兰心里，仿佛她一会儿也离不开贺金平。金平和翠花订婚的事她听说后，再也没到贺

金平家去过。她觉得金平与她才般配，咋能找个没有半点文化卖烧饼的黑姑娘呢？过去她没有想过这事，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金平的影子老在她的脑子里晃动，她试几试想把自己的心里话说给妈听，她更知道她爹听说后会一百个反对。如今金平已和翠花定了亲，再提这事也晚了。晚了是晚了，白晓兰总觉得心里有一块东西放不下，那个黑黑的女孩像根针一样在刺她的眼睛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她病了，病得真可怜！

后来，白晓兰总算想通了，这事怨不得金平哥，也怨不得他爹。他家穷得叮当响，为供养金平上初中，两位老人拼着老命背盐土。他姐姐病了一年，借的债三年也还不清，贺安腿断又躺在床上。不是马金斗提出两家定亲由他供养金平上学，金平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。她不断地问自己：难道你不想让金平与翠花结合你还有什么好法子帮助他吗？你白晓兰不是也没能帮助他吗？你为什么不理人家又生人家的气呢？他是你的好哥哥，你不能不理他……

八月最后一天一大早，白晓兰换了一身漂亮的连衣裙，骑着车子来找贺金平。金平的娘已给金平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金平没有换衣裳，仍穿一件白的良衬衣，已穿得白不白灰不灰的，一条蓝哔叽裤子，臀部已打了两块补丁，脚上光脚穿一双旧解放鞋，两根鞋带一根黑的一根白的。金平娘看到自己儿子穿的，又看看晓兰，禁不住流出了眼泪：“儿呀，等你爹把这两锅盐卖了，娘给你做身新衣服。你两个在一块别斗嘴，到学校遇事多忍着点，别找事。走吧，把行李捆到车上走吧！”

等金平把一切收拾停当，村里人已吃早饭，免不了村民们又是一场议论。他们议论的话题究竟是什么？金平和晓兰各自心里都明白。

## 五

县一中是这个县的最高学府。贺金平分到一、一班,白晓兰分到一、二班,两个班相隔一堵墙。贺金平的班一共有六十五名学生,每个学生都比他穿得好。在初中时,他还没觉得有什么,现在他一下子变得羞涩涩的,坐在座位上两条腿不敢伸得太长,他的一双旧解放鞋太引人注目了。他穿的良衬衣,一只袖子烂了个长条口,他每日都把袖子卷得高高的。学校食堂面食老两样:白馍和白黑花卷,金平每顿是白黑面花卷两个。两个馍对金平来说,只能填满一个角。他不能多吃,他知道就这每月十五元钱还是他未来的岳父马金斗给的。每每咬一口馍,脑子里老出现身子佝偻的爹爹和躺在床上断了腿的弟弟。他不敢买份菜,中午晚上各买一角钱的菠菜叶盐水汤,泡泡馍,也就满足了。这十五元钱他不敢花光吃净,他要省出五元钱带给家里。贺金平也有高兴的时候,每逢小考、期考,他在班里总是以第一第二的名次出现,班主任念到他的名字,全班的同学都把头转过来看他时,他什么都忘了。但过不了多久,自卑感像刺一样又扎在他的心上。多亏了一、二班的白晓兰对他一如既往,星期六上完两节自习,她都支着车子,在学校大门口等着他,等他带着她回贺家庄。这两年路上紧张起来,县城通往小寨镇的公路上,出了两起拦路抢劫和一起暴徒轮奸妇女案,白晓兰一人回家很害怕。只要她坐车上靠着金平,心里一切惧怕全消了。有时金平蹬车蹬得快了,晓兰用胳膊搂着金平的腰,金平也不说话,在他心中,晓兰就是亲妹妹。他常想,如若没有晓兰,这六十多里路他怎么走?星期日下午怎么回校?他从内心感激她。晓兰也感激他,不是金平与她做伴,她回家至少要摸二十里的黑路,路边

庄稼高棵茂密，一个女孩子家万一遇到坏人，该怎么对付？是金平给了她勇气，是金平给了她平安。

有一次，他俩行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天已很晚，晓兰在车子后座上突然问金平：“金平哥，你爱翠花吗？”

一句话把金平问哑了。晓兰是在往他心里倒铁水呀！说真话，金平心里爱着晓兰。他过去也朦朦胧胧地想过：今后自己能和晓兰生活在一起，是一生的幸福。但这个念头一闪，他马上意识到他与晓兰之间是不可能的，一道鸿沟不可逾越：白先海是不同意他的宝贝女儿嫁给一个穷破户的，他更不会让女儿先与他定亲供养他上学。白先海的目标是盼望漂亮有出息的女儿将来嫁个有权有势的干部，或者是大一点头头的儿子什么的。既然不能成的事，想也白搭，不如干脆死了心。因此，他为了不使爹生气，就咬咬牙同意了与翠花的婚事。此时，晓兰突然问他爱不爱翠花，他能说什么呢？他只有忍着感情装哑巴，晓兰看他不好意思回答，也不再提这事。不提是不提，不代表两人内心里从此不想这事。事实上，把情感憋在心里比什么折磨都难受。金平受的折磨更多，他除了爱情上的折磨，还有家庭贫穷、在校自卑感的折磨，还有学习上要保持前几名苦读苦钻的折磨。

就这样，贺金平每日挑着学习和精神上的两大包袱，度过了一年学校生活。

## 六

放了一个多月的暑假，又开学了，贺金平升入二一班。一年来，他逐渐习惯了学校的生活，也熟悉了班里同学的学习、思想情况，他和全班同学处得和和睦睦，他好像对他的穿戴、饮食习以为

常了。尤其是自习时,有不少同学拿着难解的题请教他,他的自尊心得到很大安慰。这个时候,班里同学才知道,篮球场上他是个独一无二的好中锋,文艺晚会上他是出类拔萃的男中音。他的笛子吹得也好,一曲《打靶归来》吹响了全校,全校的学生一下都认识了他,见了他打招呼的人也多了。他还写了两篇短诗在地区《中学生报》上发表,受到了学校的表扬。

就在这个时候,贺金平又有了新的烦恼。

这学期,不知从哪个学校转来个学生,叫黄俊虎,是县商业局一个女副局长的儿子。一转来都众说纷纭,说他开始考不上高中,在外地转个圈凭关系转来的。黄俊虎好像一天高中都没上过,来时班主任问他课程学到哪里,他半天没说一句话。老师让他背一段《木兰诗》,他摇摇头说没学过。班主任看他学习差,就把他与贺金平调到了一个桌,并交待贺金平好好辅导他。

这个黄俊虎长得白面书生似的,看上去很精明,但他的心思没有用在学习上,他的目标是最后混个高中毕业证,去做生意。他穿着打扮特别,发型有点像巴西球队的队员,男不男,女不女的;近视眼镜带着淡红颜色,两叶镜片把一个大脸遮去二分之一;上身穿一件带着“OK”字样的T恤衫,肥得似个麻袋,下身穿着不定,或是瘦得将臀部绷紧的牛仔裤,或是肥得能装下两条腿的练武裤。黄俊虎根本看不起贺金平那副穷酸样,他每逢走进座位,总是把鼻子翘起来,生怕贺金平的酸味钻到他的鼻孔里。因为每次小测验,倒数第一名总是黄俊虎,黄俊虎更气贺金平:妈的,你老考那么多分,故意给我找难看。有一次,贺金平带着白晓兰回家路过城西关时,黄俊虎正从他家那条胡同里走出来,他发现了他俩。忽地,黄俊虎把两眼拉直了:“妈的,这穷小子在哪里找了这么个漂亮的妞!”他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个妞,瞬间他想起这不是隔墙二(二)班他前天看

到的那个小妞吗？“妈的，一朵鲜花怎能插到牛粪上？”

从此，黄俊虎安下了不善之心……

## 七

贺金平星期日下午返回学校没几天，心里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，一切看着都不对劲。黄俊虎见到他总是赤皮个脸嘿嘿嘿的嬉笑，笑得贺金平莫名其妙。班里同学这个一眼那个一眼像针扎一样看他。走在校园里，好多不熟悉的同学指手划脚地议论着他什么。他开始觉得是在学校出了名后别人对他的羡慕，后来想想不对味儿。他难道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这是怎么了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于是，他在晚间找到了晓兰，约她在学校操场南边天平寺坑东畔见面。晓兰知道他急着找她说什么事。开始几天，晓兰心里感受和他一样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但晓兰的学友万金花主动找到她，安慰说：要挺得住，这种事传得快，传传就完了，学校也不管这事，今后小心点就是了。几句话把晓兰说得瞪大了眼睛，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她恳求着让万金花把事情讲清楚。万金花是个心直口快的人，她看到晓兰一脸的委屈，就把她听到的桃色新闻讲给了晓兰。有人说贺金平与白晓兰上星期六下午回家时，走到小寨镇北三里湾天黑了，两个人钻进了公路西侧的玉米地。这时，路上正巧过来一个人，发现一辆自行车停在路旁，这个人很善良，怕自行车被小偷偷走，就大声地喊叫，不一会他俩从玉米地里出来了。这个人认识他俩是贺家庄的，结果就传开了。

贺金平听了晓兰讲后，半天没有说话，两个拳头攥得紧紧的，脸憋得通红。末了，他疯了似地喊一声：“狗娘养的，我非找他算账不可！”晓兰忙劝道：“不怕，心里没事不怕鬼叫门，别与小人一般见